

写下对昆仑山脉的承诺



“昆仑”，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，在古老的典籍里，它雄吃华夏西部，为中华大地上的万山之祖，万水之源。它也是我的精神故乡。50多年前，我成为一名边防战士，在辽阔的冰峰雪域上，保家卫国。那里的冰雪，呼啸着覆盖我从16岁到28岁的青年时代。

回到平原后，为将士们讴歌的朴素理想，让我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中，笨拙地提起笔来。当年匆匆写下的那篇小说，名叫《昆仑殇》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没有说完的高原故事，仍在我的血液中沸腾。于是在我70岁时，又再次以昆仑为背景，写下了长篇小说《昆仑约定》。一个愿望，一颗种子，绵延数十年，固守着同一片疆域，是那座雄奇山脉赋予我的命运。

凡去过高海拔地区的人，都会惊异于那里的云彩，云蒸霞蔚，奇幻多彩。当时年少，为此惊诧不已，想不通这是何故。后来查了相关气象学书籍才知道，在3000米以上的高空，组成云的颗粒，不再像

平原地带是无数细小水滴，而是由于低温，冻结成了尖锐锋利的冰晶。冰晶们你推我搡，层层堆叠，犹如钻石掣成高塔与瀑布。太阳的光线在其中游走腾挪，于是形成波光诡谲的云海。我的小说，就以云做结尾。我希望那里的故事，从此不单云知道，更多的读者也知道。

我提笔写作的初心，就是为了让身处和平康泰中的人们，记住漫长的国界线上，有无数为了保卫和平而英勇付出的将士们。

记得当边防军的日子，虽说身为女子，并无特殊待遇，因为子弹不会管你是男是女，我背负数十斤重的枪支弹药和红十字包，外带干粮和被服，在冰天雪地踽踽跋涉，高山之上攀援不止。

高原寂寞，我到处借书读。知在古书《山海经》中，描绘昆仑山此地，生活着九首人面的“开明兽”，它体魄硕大，身如巨虎，守护着天界入口。有四只角的神羊，名曰“土螭”，还有马蜂模样的神禽，名为“钦原”。三足鸟除了负责光照大地，还管给王母娘娘送饭，是兼职炊事员。美丽的凤凰，也时常溜到昆仑山上洗个澡……凡此种种神奇生物，有个统称——“灵兽”。

行军中，在队伍中走啊走，缺氧让人胡思乱想。我曾瞎揣测，前方峰峦起伏的拐角处，会不会迎面撞上一尊灵兽？

从1969年入伍分配至西藏阿里，至11年后从阿里军分区退役，遗憾啊，我连灵兽的一根毫毛都未曾见过。

真正的昆仑之灵，是爬冰卧雪的战友们。他们在缺氧酷寒的昆仑山脉，贡献了自己血气方刚的璀璨年华，贡献了自己一往情深的爱情萌芽，贡献了自己滚烫炙热的满腔鲜血，直至贡献出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珍贵生命……他们那样年轻，那样朝气蓬勃，那样躊躇意满，那样俊美无俦……他们所向披靡义无反顾地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，轻声述说着心底的信念——祖国人民都知道，连刚上学的小学生都能背出，咱国家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这个数字，不可能在我们手中，让它变小一点点。

当年的我在百感交集中，面对着巍峨苍莽的昆仑山脉，曾发下铁誓：如果能活着回到平原，我一定

要尝试拿起笔来，写下他们的故事。

我在北师大读文学研究生时，导师童庆炳曾说过，“一个作家的作品内核，始终是如一的。”对我来说，我的精神故乡就是高原，最原始的写作初心和之后坚持多年的不懈努力，均来自这个朴素粗粝的信念。

继续写昆仑山故事的愿望，如山鹰一般盘桓心中。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，是我总在顾虑自己技艺未臻精纯，写不出浩荡山河的壮美和战友们栩栩如生的音容。可是，岁月不饶人。我不可抑制地趋向老迈，记忆日渐衰退。我做过多年的医生，知道接踵而来的必是体力衰败，想象力微渺。

到了整70岁那一年，我痛下决心，不可再等啦！动笔后，边书写边自我打气，手艺不行，竭尽全力即可。不能让宝贵记忆，随着我肉身寂灭，湮灭尘埃。作为个人我自是微不足道，但胸中往事弥足珍贵。我要用文字将已被冰雪凝冻的战友们重新唤醒，生机勃勃地再一次仰天呼吸。

我住进了养老公寓，只为那里管吃管住。我在城市的喧哗处，按下了静音键，把生活需求压缩到极简。将自己化身成一根隐身草，胸膛内，只留下书写昆仑往事的激情。

埋头写作，日复一日。我高估了身体的耐性，低估了年龄的杀伤力。抑或青年时代高寒缺氧的摧残与磨损，过早透支了我的体力？写作过程的后段，险象环生，身体频频亮起红灯。某天，我连夜急诊进了医院。医生看着一系列异常的检查结果，拧着眉头，严厉告诫我：你知不知道，你非常危险！

我一声不吭地看着他，心里嘟囔，哦，也不算太危险啊。我已经写完了《昆仑约定》初稿的最后一个字，大局基本已定，还有什么危险呢？

之后几次修改。每次改完，又是急诊入院，有一次直接报了病重。

感谢医生们的全力救助，感谢我入伍体检时曾被评定为甲等资质的身体。半个多世纪前，这身体，助我完成了驻守昆仑山脉的士兵职责。50多年后，它又撑着我履行了对那座山脉的承诺。

再写一次昆仑。我终是写完了。

来源：人民日报

《一个人的故乡》：走得再远，心里最惦念的还是故乡的那扇窗



日前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“插画+”系列《一个人的故乡》新书发布会举行。《一个人的故乡》是青年插画师须臾对故乡和童年的回望之作，也是“插画+”系列中第一本以中国乡土情结为主题的图书。

在活动现场，须臾分享了她的

创作初心，她说：“我一个人走过很多路。走得再远，心里最惦念的，还是故乡那扇熟悉的窗。”须臾从小在江南的乡野长大，放养的童年让她有了更多别样的回忆。故乡的芦花荡、池塘边、田埂上都有着满满的儿时回忆。下河摸鱼、爬树摘果、抓蚌

蛏、吃桑葚，这些快乐又不起眼的小时光，很多年后成为须臾生活里无可比拟的浪漫。

在《一个人的故乡》这本书中，须臾用明亮细腻的画笔和温暖治愈的文字，怀念着长大之前在故乡的日子：这里有乡野童年，有四季流转，有他乡远足，有市井生活，更有旧时故人。

须臾表示，故乡是一段值得让人一生回味的时光，是家乡的一碗香喷喷的野米饭，是外婆家院前的桃子树，是祖父为她剥菱的温暖大手，是和玩伴无忧无虑的成长记忆……那段时光虽然越走越远，但从小感受到的浓浓亲情与友爱、坚韧的品质会在人的心底生根发芽，愈发茂盛。

在此次书展期间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以“绘生活艺术，画美好人生”为主题的“和插画师一起画画”绘画工作坊、“插画师创作力保持”圆桌会议等系列活动，也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。《一个人的故乡》《一个人的小世界》《一个人的意大

利》作者须臾、《从零开始做绘本》《去剑桥学插画》作者温艾凝、《大不列颠平常日》作者张玥，以访谈的形式为现场读者分享了她们在新书创作中的幕后故事，包括创作力保持、出版初衷和契机等话题。

据悉，“插画+”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旗下的一个年轻的艺术品牌，致力于把前沿、新锐、有创造力的插画家和作品分享给读者，让更多人发现生活的美学，这也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70多年来始终坚持的方向。“插画+”系列目前已出版了16本图书，如《在巴黎的每一天》《一个人的意大利》《波波和莫奈》《从北京出发》等，广受读者喜爱与好评，其中《波波和莫奈》获2025年文津图书奖少儿类提名。

此外，“插画+”系列图书还将有《在西班牙重启人生》《和世界东拉西扯》《都市狂想如烟》等新作于今年下半年陆续推出市场，再次丰富“绘生活艺术，画美好人生”的主题内涵。

来源：工人日报